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43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不能缺席的蛋饺

烧得通红的炭块,用铁钳夹入铜暖锅中间的加热小烟囱中,过了一会儿,堆得满满当当的铜暖锅就开始“咕噜、咕噜”冒泡了,鲜香扑面而来。在我小时候,老百姓家的驱寒暖锅里无非放一些蔬菜与豆制品,唯一的主角乃是蛋饺。外婆家的蛋饺,都是我坐在煤炉前,耗费两三个小时做成的。

因此,我也比任何人都更留心蛋饺的消耗。这一留心,我很快就有了惊人的发现:大海碗里的蛋饺总是迅速消失了,显然不全是家人享用的,它们都去哪儿了呢?

我留着一只眼睛观察外婆。果然,见她在家人的午睡时间,把碗橱里的蛋饺拿出来,在那海碗之上又合上一个口径略小的碗。随后,她用一块小包袱扎牢海碗,抱在怀里,悄无声息地出门去。我鬼鬼祟祟地跟着外婆,眼见她走过大运河畔,去了市中心,她又走过两座小桥,穿过一条长长的弄堂,来到青砖石铺地的横街上,她停在一家小小的烟酒杂货店门前,四望无人,快步上前,把那碗连同包袱一起递给了一个营业员模样的长脸女人。那女人颧骨很高,长得与我的外公有几分相像。两人必然出现了一些客气的推搡,直到外婆低下头去,双手合十,带着央求的表情看向那女子,目光软化了她,她终于把碗收下了。

目睹此景的我慌忙后退,闪入近旁的一条小巷中。

不久,我终于从我妈口中得知,那在烟酒杂货店上班的长脸女人,竟是我极为陌生的小姨。在我妈八岁那年,因外公失业,摆小炒货摊养活4个孩子的外婆很快就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。眼看着老大和老二就要辍学,外婆不得不把老三,也就是我的小姨送给了一个素未生养的远房亲戚。此时小姨已满6岁,她被收养后,养母过了一年多就生了一个男孩,之后,养父母虽然待她尚好,但从此,她在心理上成为一枝浮萍,是肯定的。因此,小姨极为内向且倔强,敏感又自尊,她是否怨恨过外婆?我不得而知,我只知道在小姨出嫁那年,外婆替她准备的嫁妆被退了回来,小姨托人带话说:“自古嫁妆只能要一头。我父母已经给我准备了三五牌座钟、衣箱、五斗橱、里外三新的几床棉被,子孙桶也漆得锃亮,我什么都不需要了。”

摩挲着被小姨退回来的嫁妆,外婆沉默良久,她为这离家二十多年的女儿准备了一只樟木箱,一面铜镜,还有一只外婆亲手做的大漆盘。这些礼物都已经保存了30多年,是外婆从富裕的娘家带到外公家的东西,也是外婆在困厄拮据的生活中,从未想过要卖掉的东西。尤其是那只大漆盘子,是外婆按古书上的髹漆

法反复打磨而成。她花了七七四十九天将漆盘打磨得亮如明镜,黑如宝石,在最后一遍髹漆时,她发了一身的疹子,痒痛难耐。因此,她这辈子就没有做过第二只漆盘。

小姨把漆盘退回来之后,外婆经常无声地用软布擦拭它,光亮如镜的漆盘上倒映着她的脸。虽然我年纪尚幼,也能感受到外婆的黯然神伤。还有什么可以弥补送养带来的母女隔阂呢,还有什么可以代表那随着年龄增长愈发浓厚的愧疚呢?这件事,外婆想了很久很久,始终无解。

然而,打破僵局的转机很快就到来了:正在为小舅舅筹办婚事的外婆,这年忽然遇到了一个政策:超过30岁的子女,若无稳定工作,可以顶替父母的职位,前提是父母需要立刻办理退休。

其时,小姨的养父迅速退休,将家里仅有的职位给了儿子。小姨不得不接受了外婆的安排:她将顶替外婆,去大集体性质的烟酒杂货店上班。这对生完孩子没多久的小姨来说,无疑是雪中送炭——她将不必冒着寒风,摇着小船去大运河上当清垃圾的临时工了,她将回到市中心,穿上统一的围裙,连说带笑地替街坊四邻服务,为他们零售油盐酱醋和雪花膏,端午卖鸭蛋,中秋卖月饼,腊月卖糖果和咸货,从此,她将按月领工资,有余力为儿子订牛奶,买几卷毛线来打毛衣了。

而外婆,因退休后收入减少,不得不把小舅舅的婚礼办在了家里。借来的大圆桌一直从客堂间排到了外公外婆的卧室里,一部分亲友不得不坐在外婆外公的床边吃酒席,当然,大家都不太在乎,尤其是长辈们看到我小姨也带着她的养父养母来参加婚礼,难免高兴得多喝了兩杯封缸酒。

按照两边父母在攀谈中形成的共识,之后,我小姨可以自由决定逢年过节去“哪个娘家”。而在外婆外公的晚年,他们所有的衣食住行都是小姨和小舅舅联手安排的,外婆年纪大了以后变得手抖,很难摊出那又薄又圆的蛋饺皮了,小姨就做了一碗又一碗的蛋饺送到外婆家来,有的蛋饺里包了猪肉与香菇,有的蛋饺里包了鸡茸与冬笋,还有的蛋饺包了外婆最喜欢的荠菜与虾仁。我小舅舅说:这娘俩亲密得让人嫉妒。她们坐在小板凳上,在外婆烤火的煤炉上炖了一个最普通的小砂锅,两个人端着搪瓷碗,就着暖锅,低声聊天,一说就是小半天。小姨对外婆而言,是失而复得的女儿,并非贵客,于是,砂锅里只装着最便宜的食材:粉丝、白菜、切片土豆与萝卜,但只要蛋饺没有缺席,汤水就有醇厚的鲜甜味,这风雪夜的寒意,就不会沁入骨髓了呀。

私以为,梧桐银杏是秋季最唯美诗意的树。且不说李清照的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,点点滴滴”,也不讲李煜的“无言独上西楼,月如钩,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”。满阶梧桐秋意浓,那些雕琢于树身的斑驳陆离,大块大块,或浓或浅,白的是凄清的眼泪,灰的是岁月的伤痕。秋风萧瑟,吹熟了银杏满树的果子,若没人拾掇,黄黄绿绿的叶子和金黄白白的果子便成就了白果路。满地的梧桐落叶、银杏落叶、白果,这样的路应该是不用费心清扫的,就由着它们,由着它们在地上谱写成诗乐章,让落叶那天然的形态随着风儿,旋转成秋天绝美的姿态。

桂花盛放,整个小区氤氲着桂香。金桂、银桂,一会儿工夫竟然看到四种颜色。桂之味甚是甜蜜,清香的酒脱,浓郁的畅快。秋的心藏在桂中,秋的旋律吟唱在桂中,秋的韵味调皮地萦绕身旁。坐等一片雨。一阵雨点忽然而至,惊扰了这心绪。将桂花沐浴洗净,秋的风致化于片片桂雨中,桂的香飘荡空中,落于雨里,沉入土地,零落满径。枕着桂香桂雨坠入梦境,连梦都熏染得香甜了。第二天的朝阳将桂花朵儿暴晒干爽,采摘桂花的场景浪漫而温情,浸润得双手含香,那香,又爬上满身,裹出了“香人儿”。一层桂花,一层白糖,层层叠叠,便是一瓶桂花糖。一捧桂花,一瓶蜂蜜,蜜意浓浓,便是一罐桂花蜜。接下来的一切,只待交给时间去发酵。这样,就可以把专属于秋的桂挽留在了四季。

秋,尘封往事,埋藏落叶层叠中。往事和落叶,清晰又迷离,不管伤悲的欢欣的,经过时光淬炼,总有光华与微芒。就让伤悲的长成柔软的茧,欢欣地生成美好的梦,一同飘逝在秋风中。

守护

快下班了,她依然忙碌着,奔走在居民楼和社区警务室之间,路上,不少“熟熟人”向她打招呼。

“华警官,还在忙啊!”这是接孙子放学回家的陆阿姨。陆阿姨乃“深扎”小区三十年的元老级住户,人称“万事通”,要厘清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,少不了走访陆阿姨,听她讲述源远流长的小区故事。一来二去,自然成了熟熟人。

“陆阿姨,接亮亮回家啊!”她捋了一下齐耳短发,微笑着招手回应。

“华警官,你好!”正在遛狗的张爷爷,一见到她,两眼放光,笑容可掬。她连忙迎上去。

张爷爷是位孤寡老人,曾因感情刺激,一度精神失常。有一次,甚至失控烧着自家厨房,在小区居民眼里,他是个随时可能爆炸的“火药桶”,众人避之不及。她主动请缨,上门走访。第一次上门,张爷爷骂骂咧咧,家里的宠物犬泰迪,冲她一阵狂吠,直接让她吃了个“闭门羹”。越是棘手,越要迎难而上。得知张爷爷的小狗没办犬证,她心想:突破口来了!她买来狗绳,再次来到张爷爷家,牵着他的爱犬,去防疫部门打了预防针。之后,又数次登门,凭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技能特长,为老人讲解健康知识,缓解精神压力。终于,张爷爷脸上的笑容多起来,神态举止也趋于正常……此刻,张爷爷紧握着她的手,愧疚地说:“我知道,周围的人都觉得我怪,只有你热心对我,我却曾把你赶出家门,真对不起啊!”这句话,让她心头一热,风来雨去,多少个耐心走访的日子,换来老人安详的晚年生活。这一切,都是人间值得。

告别张爷爷,想到还要回办公室完善些居民信息资料,不由加快步伐。回到警务室,远远望见,一位白发苍苍的阿婆正坐在接待室的长椅上。她认出,这是2号楼住户李阿婆,也是她的救助对象。一看见她,阿婆颤巍巍地起身,拉着她的手,激动地说:“2000元补贴到了,你真是我们全家的‘救命恩人’啊!”她的心头漫过一阵暖流,小心扶着阿婆坐下。

想起去年的一个冬日,阿婆来到警务室,向她讲述了一个凄惨的故事:女儿从小叛逆,未婚先孕,后因病不幸离世,却始终不说孩子爸为何人。三岁的小外孙康康,成了她和老伴唯一的牵挂。老伴年近多病,家里仅靠他千余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,举步维艰。

她记得第一次走进阿婆的家的情形,一楼昏暗的室内,四处堆满了杂物,拥挤得无处下脚。屋角的窄小床上躺着阿婆的老伴,形容枯槁,看着让人揪心。在一张铺着掉色餐布的方桌旁,她看到了正在画画的康康:矮小的个头、面色蜡黄,看到陌生人,康康目光惊悚。她的心头漫过阵阵忧伤。

她为康康办理“困境儿童补贴”,孩子的出生证明栏里,有“父亲”的签名,这栏空着意味着康康拿不到两千多元的补贴,这对于阿婆一家,无疑是雪上加霜!“父亲”在哪里?找到他,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。多少次,她带领网格员走访老住户,再加上公安大数据平台的“助攻”,终于找到了这位“父亲”。但在亲子鉴定的重要关口,这位“父亲”横眉冷对。她和同事们不厌其烦,数次登门,苦口婆心地解释。终于,“父亲”同意配合鉴定,补贴有了着落……

天色已暗,她不放心中阿婆一人走回去,决定护送阿婆回家,顺路在小区便利店里买了些水果,带给小康康。路上,手机铃声又响起,是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推送的反诈预警指令,她又有新的任务,赶往一位孤寡老人家里,去制止一桩可能的诈骗……

致敬守护别人的人。

南京关立蓉

初冬的牵牛花

我看到那株牵牛花的时候,是11月底,已是初冬。

举目四望,满眼尽是萧瑟与荒芜。那些姹紫嫣红的花儿,那些葱茏蓬勃的枝叶,大都凋谢了,枯萎了。灰色笼罩着大地,成了主色调。看得人心里,好似也蒙着一灰层。

猛然,一抹靓丽的彩色闯进了我的视线,那是一株牵牛花,藤蔓上怒放着几朵可爱的小喇叭,好似在合奏一首温和而恬静的乐曲。它的根茎攀着周围的枯草,叶片和茎也是枯黄的,植株已没了鲜活明朗的气息,也许它已将所有能量全都涌进了那几朵粉色小花里,只盼着它们能在阳光的照耀下,盛放一次又一次。在一片尽是干枯杂草的荒地里,那抹色彩和那几朵花儿,如同天外来客,蓦地触动了我的心弦,燃烧了我的眼睛,温暖了我冻僵的身体。那几朵牵牛花合奏出的乐章,好似一条恬静而清澈的小溪,在我心上淙淙流过。

那片枯草上蒙着一层霜。在那片枯草的背阴处,已结着一层薄冰。寒风微微地吹着,那几朵牵牛花随着风儿摇曳,好似一只只休憩的粉色蝴蝶,在我眼前舒展着美丽的翅膀,仿佛我再上前走一步,它们便要振翅高飞。

这是片偏僻的荒地。即使在草木繁盛的春夏季节,大概也无人关注。于是,那片荒地上的各种花草,比如那株牵牛花,便在独属于自己的天地里,默默地绽放。那片荒地上尽是杂草,连一棵树也没有。那株牵牛花的藤蔓犹如隐形的巨手,紧紧地攀着长势稍高的杂草,努力上扬,以获取更多的阳光和雨露。

在这里,即使没有耀眼的舞台,即使无人关注,它也要安静地怒放,直到生命的尽头。它以自己的方式,无言地诉说着对生命的态度。望着那片干枯的荒地,和那株仍在开花的牵牛花,我的心动了。那株牵牛花呵,以自己独特的姿态,让我记住了它,和那片荒地。我想明年这里,肯定会有更多的牵牛花,一起怒放,一起歌唱。

走过那片荒地,我默默地祈祷,希望那株牵牛花,可以在寒风中再多开放几天,哪怕只有一天。那株牵牛花,已悄然在我心上种下了一粒种子。

山西阳泉孙克艳

南京明前茶

秋之韵

只有秋日,天空如此辽阔。那无边无际的辽阔温暖着心房,即使再冰冷,也被她蕴藉出温度。那无边无际的辽阔拓宽了心界,即使再狭隘,也被她拓展出宽度。秋的天空,水洗一般清澈澄明,让人有把身体徜徉其中的冲动,但是,让白云占了先机。那漂浮得快一些的,赶着去天边似的,那漂浮得慢一些的,不慌不忙。浅蓝色巨幅画布随便大自然的巨笔如何涂抹,随性又美好。只有在秋日,天空方会出现令人惊艳的云彩,如火如荼的火烧云,红丽嗜血的落日,仿佛要一下子把最美艳的绝唱展露给你看,然后归于灰一般的沉寂。

凌河月河村,老家。每次回来风物都不一样,感受都不同。一草一木就似嵌入生命的骨血一样,难以抽离。踏上月河村的土地,呼吸着空气里的气息,心中无比踏实。那种踏实非别的能给予,是故土情愫,那种欢欣不是大欢乐,是畅然淡淡的欣喜。只是嘴角的微微上扬,却足以抚慰许久。老屋屋顶一棱一棱的黑瓦,百年风霜痕迹,多么想幻化成一枚金色落叶,停驻在你沉郁的心底,几日风雨即成泥淖也罢,因为,一抹亮色,曾经温暖过你阴霾岁月。碧绿的叶子萌生树上,得意了整个春与夏,秋风唤醒了住在叶子上的秋天。秋风是不朽画师,自然的画笔着染别样色彩。秋风是奇妙工艺师,将一棵树上的叶子打磨出各异形态。叶片萧萧,铺陈满地,秋天即将沉睡,等待冬日的棉被。秋的梦沉睡在白花儿吧!是那黄色花蕊,一络一络再一络。待白色花瓣绽开,露出她金色面容。秋是金色的,有白的映衬,更显芳菲。花开了,秋梦醒了,又醉了。秋的庭院中,静静坐在长板凳上,看孩子们追逐,听老人们谈话,就这样,时间在指尖静静流淌,一起虚度时光,安享岁月静好。

如东桑云梅